

# 第 1 章

有緣旅館的廚房裡，傳出一道清脆悅耳的撒嬌聲音。

「阿姨，妳會收留我的對不對？」許妍秋小臉漾著討好的笑容，一直往朱林桂枝微胖的身上蹭。

「別撒嬌。」朱林桂枝沒好氣地道，推開一直湊過來的頭顱。

許妍秋不依不饒地道：「難道妳忍心看我這麼年輕就嫁人嗎？」

朱林桂枝食指頂著許妍秋的額頭將她推開，完全不把她的話當一回事，「妳什麼都不會，嫁人剛剛好。」話雖如此，也覺得姊夫和姊姊用這種她不去工作，就把她嫁出去的手段太可笑，總要給她一點點時間去找工作嘛。家裡明明就不缺她這份薪水，逼這麼急做什麼？

許妍秋黑白分明的大眼眨呀眨地，可憐兮兮地道：「連妳都不幫我，還有誰可以幫我，難道妳真的忍心看我流落街頭嗎？」

「都什麼時代了，街上有飯店有民宿，不會有流落街頭這種事情。」朱林桂枝白了她一眼，敢情當她三歲小孩好騙嗎？

「外面黑心商店那麼多，妳就不怕我被拐？我正年輕，長得又這麼可愛，可以賣很好的價格。」許妍秋繼續裝可憐。

朱林桂枝看她講到都快要哭出來，明知道有七分是裝的，卻也不知道該說什麼，擺了擺手，「算了算了，妳的事我管不著。」

許妍秋見朱林桂枝露出軟化表情，揚起甜美的笑容，「妳不會說的，對不對？」她很怕父母親會南下來這裡逮她。

朱林桂枝暗嘆了口氣，很想告訴她，許家的人早就知道她會過來這裡。她還沒有到之前，他們的電話已經來了，要她管一管這個天真的小女孩。

「那就看妳怎麼做了。」既然她要送上門當免費的女工，那她也就不客氣了。

「我會乖乖的。」許妍秋拍著胸口保證。

朱林桂枝懶得多言，指了指桌上的點心，「把這個送去給 703 房的客人。」

「有客人？」都已經過了旺季，現在也不是週末，竟然還會有客人！

朱林桂枝瞇起眼睛，「妳那是什麼表情？」好像旅館有客人是稀奇的事。

許妍秋連忙搖頭，「沒有，送，當然送。」

許妍秋趕快端著餐點送過去，只是，送了兩次下來，發現客人都吃得很少。她問阿姨是不是煮得不合客人的口味，阿姨回答，客人說胃口不好，跟餐點無關。所以她大膽預測，吃不了多少，很少出房門，這個客人應該是來養病的。

不過，來養病應該會選高級一點的飯店，怎麼會來到這間開了二十幾年的民宿？不過話說回來，這裡雖然沒有富麗的裝潢，很清靜倒是真的。

這日，一如往常，許妍秋送早餐過去 703 房。

叩叩敲了兩聲門，沒聽到裡頭回應，她喊道：「先生，早餐我放在外面。」

正要把餐盒放在走廊的桌子上，門緩緩地被推開，出來的不是她想像中那種瘦弱蒼白，風一吹就倒的客人，而是一位會讓人移不開眼睛的男人。

銳利深邃的目光、高挺的鼻梁、稜角分明的線條，頎長挺拔的身形，根本就是個大帥哥，怎麼會是養病的病人呢！阿姨是不是騙她，怕她來騷擾人家才這麼說啊。

姚守謙看著眼睛瞪得大大，嘴巴也張得大大的許妍秋，疑惑地問：「妳沒事吧？」

他知道她，在她還沒有來之前，這兒很安靜，自從她來了之後就變得很熱鬧，常常聽到她跟老闆娘對話的聲音。

雖然聽不清楚她們在講什麼，但他可以感受到她十足的活力。她的聲音跟她的人一樣，充滿了陽光。

許妍秋傻住了，他看起來冷冷的、酷酷的，聲音卻如此低沉迷人，好聽極了。

「沒事。」回話的同時，她目光緊緊盯著眼前的俊容。

姚守謙輕輕地「嗯」了一聲後，伸手拿過她手上餐點，然後將門關上。

許妍秋靠得太近，差點就撞上門板，嚇得拍了拍胸口，隨後唇畔勾起一抹燦爛的笑容，沒想到這裡有帥哥，那她還要再多住一陣子。

自從看到 703 房的帥哥後，許妍秋便暗中觀察姚守謙，發現他不愛說話，為人冷淡但很客氣，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她多心，總覺得他看起來心事重重，很不快樂。

她猜測他可能是因為情傷才會來「有緣旅館」療傷，可是又覺得他的表情不像是失戀，也不像是失意。

她曾經向阿姨問過他為什麼住在這裡，阿姨要她別多管閒事，別把客人嚇跑了，可是她真的很好奇。

聽阿姨說他付了一年的費用，一年耶，到底是什麼樣的事情會讓他想遠離都市的塵囂，來到寧靜純樸的山區一整年？

坐在椅子上看書的姚守謙，敏銳地感受到兩道熱烈打量的目光。在有緣旅館裡，會用好奇的眼神放肆打量人，也唯有許妍秋這個好奇心重的女子。

他看得出來她想要瞭解他，所以每當她開口他就給她軟釘子碰，不讓她有機會詢問，卻沒想到她那麼有毅力，不管他對她多麼冷淡、給了她多少記白眼，她依舊可以當做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一看到他就露出燦爛如陽光的笑容。

俗話說得好，伸手不打笑臉人，這一招在他身上也一樣有用。

他抬頭，裝作不經意地望向許妍秋的方向，正好撞上兩道研究的目光。

手裡拿著水管澆水，實際上目光頻頻望向姚守謙的許妍秋，沒料到他的視線會突然射過來，心臟頓時漏跳了一拍，險些無法呼吸。

她一臉尷尬地對他笑了笑，趕緊假裝澆花。

姚守謙將她的狼狽、錯愕盡收眼底，沒說話，低頭繼續看書。

許妍秋見他再次看書的動作，暗鬆了口氣。明知道不該再看，視線還是不由自主地往他身上飄。

再次感受到打量的目光，姚守謙微抬起眼，淡淡地道：「妳的眼珠子快掉下來了。」

突如其來的一句話令許妍秋回過神來，尷尬地笑了笑後，回道：「我的眼珠子還好好的。」還可以看得到他。

姚守謙看著她笑咪咪的嬌容，不知道她是真的聽不懂暗示還是故意裝傻，依他的判斷，應該是後者。

「我不喜歡讓人家這樣看著。」他又不是動物園裡的動物，任人觀賞。

「可是美的事物人人都愛看，你長得這麼帥，要我不看你，好難。」她也很無奈，這件事又不能怪她。

姚守謙無言，確定溝通無效。難怪常常聽到朱林桂枝吼她，說她比石頭還要難溝通。

許妍秋覺得他今日心情似乎不錯，竟然會主動跟她說話，當下決定要趁這個難得的機會跟他做朋友，她放下水管，咚咚咚地跑到他身邊，不請自坐。

姚守謙沒料到她會有此動作，不過也不意外，她看起來就是那種很自來熟的女孩。

許妍秋笑嘻嘻地問：「你在看什麼書？我看你看得很認真。」

姚守謙望著她燦爛的笑容，一股疑惑自胸口湧起，不明白她為什麼可以笑得這麼開懷，彷彿天塌下來也不要緊。

真心的笑容對他而言是件很困難的事，他甚至找不到可以令他真正開心的事。

許妍秋見他不說話，又看不出他臉上的喜怒哀樂，便厚著臉皮道：「我也很喜歡看書，不管什麼類型的書都看，不過一本書至少也要看上一個月。我都有認真的看，就是雜事太多，記憶力不好，常常會忘記到底看到哪一頁。」

姚守謙還是不說話，心想：那是你沒有認真看。

見他沒有趕她，臉上也沒有不耐煩，她又繼續道：「我討厭書有折痕，書籤又常常掉，你那麼喜歡看書，有沒有什麼好法子？」

望著她黑白分明的靈動眼眸，姚守謙心裡突然湧起羨慕，是什麼樣的環境，可以讓她仍保持著單純？不像他只會算計、陷害人，全身沾滿汙垢，怎麼洗也洗不掉。

陽光，這個女孩子帶給他這樣的感覺，而他現在最不需要的就是陽光。

他突然起身。

許妍秋嚇了一跳，也跟著起身，訝異地問：「我吵到你了嗎？」

姚守謙本想回答是，但她眼中閃動著緊張的情緒讓他一時間說不出口，又不想違背自己的心意，只好邁步離開。

許妍秋看著他修長的背影，問道：「你要去哪裡？」

他腳步停頓了一下，語氣冷淡地回道：「回房睡覺。」末了，再次邁開脚步。

許妍秋看著他逐漸遠去的高大背影。她不是笨蛋，聽得出來他是希望她不要打擾他。她也想，可是他有股神祕的吸引力，讓人忍不住想要探索他。

不過，他應該沒有表面上那麼冷漠，要不然他其實可以叫她滾，可是他沒有，或者她可以厚臉皮的想，他並不討厭她。

她想，只要再加把勁，說不定他們就可以成為好朋友。

姚守謙發現今天耳朵很清靜，少了嘰嘰喳喳的聲音。

這幾天他把自己關在房裡，哪裡也不去，就連她叫他吃飯也假裝沒有聽見。他知道她沒有惡意，只是話比較多一點而已。

今日沒有聽到她的聲音，猜測她應該出去了，於是走出房門打算四處走走。只是，他沒有想到緣分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即使刻意閃避了，還是會碰見，而這回就算他想裝作沒見到她，轉身走人也無法，因為不能見死不救。

見她被一隻大狗追，他上前往野狗身上一踹，野狗大叫一聲，夾著尾巴逃了。

許妍秋見到救她的男人，感激到差點哭出來。

「謝謝。」她連聲道謝。如果不是他的話，她現在還在被野狗追呢。

姚守謙上上下下打量她，關心問：「有沒有哪裡受傷？」

她低頭瞧了瞧，「應該沒有。」被嚇到倒是真的。

應該？很不確定的答案。

「妳確定？」雖然朱林桂枝唸歸唸，但他聽得出來她很關心許妍秋，是個標準的刀子嘴豆腐心的長輩，她要是受傷了，她阿姨會擔心。

許妍秋訝異地瞪大眼睛，不敢置信地道：「你竟然會關心我！」敢情明天太陽要打西邊出來了？

姚守謙淡淡地看了她一眼，不答反道：「沒事就好。」

許妍秋見他要走，沒有多想，連忙伸手抓住他的衣袖，「我話還沒有說完。」他幹麼急著要走？

姚守謙一陣錯愕，視線慢慢地移到抓著他衣袖的小手，頭一回有人敢對他這樣子做。

在他震驚的目光注視下，許妍秋這才驚覺自己做了什麼，連忙鬆開手對著他傻笑。

姚守謙見她笑到嘴角都僵硬了，沒有追究，問道：「什麼話？」

許妍秋一臉茫然，「什麼？」

「妳剛才不是說，有話還沒有說完。」他提醒。

許妍秋恍然大悟，慎重交代，「你千萬不要跟阿姨說剛才發生的事情。」

「我沒那麼多話。」不是自己的事情，他才懶得管。

「一定不可以說，不然阿姨會把我趕回去的，雖然我們不是很熟，但勉強也可以算是朋友，你總不會希望看到我掛掉吧。」他應該沒那麼壞心吧。

姚守謙挑眉看著緊張兮兮的她，無法理解差點發生意外跟掛掉有什麼關係？照理而言，朱林桂枝應該會很擔心她才對。

許妍秋見他一副妳在說謊的表情，能夠理解他此刻一定認為她很誇張，哪有到掛掉的地步。「你不要不相信，我說的是事實，阿姨正苦無理由把我趕回家去，我不能讓她抓到小辮子。」一通電話就可以決定她的生死。

「不想回家？」這才是重點。

「對，家人給的壓力很大的，又不能拒絕，所以只好逃家了。」她已經不是小孩子，有自己的思想，但一遇到家裡的三巨頭也只能舉白旗投降。

姚守謙心頭一動。她說的一點也沒有錯，他就是因為家裡給的壓力太大才會出來散散心。

「妳的壓力來自妳的家人？」她也跟他一樣嗎？不過他猜，她應該是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她看起來很天真，完全是那種不知愁滋味的女孩。不像他，與家人的抗戰是為了生存。

他一直無法明白，家應該是避風港，為什麼會成為戰鬥的場所？就算想逃、想避卻還是捲入戰爭。就算大家再怎麼不快，還是親人，有必要你刺我一刀，我還你一劍嗎？

沒料到他會這麼問，許妍秋愣了一下，隨即點頭承認，「對。」

或許是覺得同病相憐，他決定幫她，「妳放心，我不會說的。」

「你保證？」她懷疑地看著他，不覺得他會幫忙。

「對。」語氣肯定。

許妍秋想了一下，伸出手，「打勾勾，蓋手印。」

姚守謙瞪著她伸來的手一會兒，才回過神來，「幼稚。」她簡直就跟小孩子一樣，天真又胡鬧。

許妍秋不理會他不屑的眼光，理所當然地道：「你說要給我保證的。」

「白紙黑字都可以反悔了，妳信這種保證？」會不會太愚蠢了？

「信。」她的語氣斬釘截鐵。

頭一回他有種想翻白眼的衝動，「妳會不會太孩子氣了點？」

許妍秋不贊同他的批評，認真道：「對於小孩子來說，這是很認真的承諾。」

姚守謙瞧她認真的態度，懶得跟她再說下去，伸出手跟她打勾勾、蓋手印。

許妍秋滿意地笑了，更加確定他沒有想像中那麼的冷漠。

許妍秋開心地做著清掃工作，腦海想著早上發生的事情。

沒想到姚守謙人還不錯，竟然會主動救她，而不是從旁邊經過，不理會她。

打勾勾這種事情，好啦，她承認自己有些孩子氣，甚至有種想跟他玩的念頭，就算他沒有跟她打勾勾也是在意料之中，卻沒想到他會答應。

其實他大可以不必理會她，轉身就走，可是最後他還是陪她一起幼稚。

「心情不錯嘛。」還會哼歌。

聽到阿姨的聲音，許妍秋抬頭，對朱林桂枝笑了笑，繼續擦桌子。

朱林桂枝打量她一會兒，直接問：「哪裡受傷？」看她活蹦亂跳的樣子不像是受傷，可老陳沒理由騙她。

許妍秋心頭一驚，笑容頓逝，連忙道：「沒有受傷。」

朱林桂枝瞪著一臉心虛的許妍秋，「妳再繼續說謊嘛。」每次她只要一說謊，眼神就會四處飄移。

許妍秋尷尬地笑了笑，心裡很不爽，姚守謙明明答應她不說的，還跟她打勾勾，誰知道竟然是假的，枉費她剛才還覺得他人很好。

她瞄了瞄板著一張臉的朱林桂枝，連忙丟下抹布，來到她身邊，挽著她的手臂，討好地道：「阿姨，我不是故意要騙妳，我知道妳會擔心我才這麼說的。」

朱林桂枝不相信，甩開她的手。

許妍秋見情形不太對，連忙伸出手跟腳，「妳看，沒什麼傷。」回到旅館後，她才發現有幾處因為跌倒而造成的擦傷，這種應該不叫傷吧。

朱林桂枝仔細地瞧她的手腳，越瞧臉色越難看，不快地道：「擦傷不叫傷？小傷口就不會感染？」她要是出了什麼事，她怎麼跟姊姊交代？

「我又沒有那麼脆弱。」許妍秋小小聲嘀咕。

朱林桂枝臉色更難看了，「許妍秋一」拉長了音。

許妍秋心頭一顫，「對不起，我知道錯了。」不管有理沒理，低頭認錯保准沒錯。

朱林桂枝看著她小學生般認錯的態度，心軟了，可又不想這麼輕易地放過她，「再有下次，妳就準備回去。」

「不會再有下次。」許妍秋連忙舉起手，做發誓狀。

「還有不准說謊。」如果老陳沒有告訴她，她一定不會說的。

「好。」許妍秋乖乖回應。

朱林桂枝見她柔順的態度，無奈地嘆了口氣，「過來。」

「去哪裡？」許妍秋警戒地看著一臉不爽的朱林桂枝。

這還要問？朱林桂枝沒好氣地道：「擦藥，女孩子家要是留下疤痕能看嗎？」

許妍秋識相地閉嘴，朱林桂枝說什麼，她就做什麼，只是心底忍不住好奇，試探地問：「阿姨，是誰告訴妳的？」

「重要嗎？」朱林桂枝抬頭，反問。

許妍秋嘴角僵硬地笑了笑，「好奇嘛。」

「該好奇的事不好奇，不該好奇的事頻頻追問，妳的腦子到底在想些什麼？」話說完，瞪了她一眼，繼續幫她擦藥。

許妍秋見她臉色不太好，不敢再多問下去，心裡想的是，姚守謙說話不算話。

許妍秋越想越不高興，明明答應她的事竟然反悔，枉她這麼信任姚守謙。

很想去找姚守謙問個清楚，又覺得這樣的舉動很奇怪，嚴格說起來他並沒有要幫她守住祕密的道理。只是不想守就不要答應她，答應她就該保密到底。

她顧著想事情，沒有發現朱林桂枝進來廚房又出去，直到如平地一聲雷的吼聲響起，才猛然回過神。

「妳在做什麼？」朱林桂枝氣呼呼道。

「我又做錯了什麼？」許妍秋一臉莫名，阿姨幹麼這麼生氣？頭頂簡直快要冒煙了。

朱林桂枝看著她一臉無辜的小臉，忍不住撫額，「妳沒有做錯，錯的人是我，不該讓妳留在這裡。」

有這麼嚴重嗎？許妍秋眼珠子一轉，露出討好的笑容，使出撒嬌的絕招，整個人湊了過去，「阿姨一」

「妳除了這一招，還會什麼？」偏偏遇到她撒嬌，她的心就軟了。

許妍秋笑得更甜了，「人家真的不知道嘛。」總要給她一個理由。

朱林桂枝無奈搖頭，「妳來我這裡前，到底有沒有把腦子帶出來？」

「妳明知道我不是妳，沒有那麼好的記憶力，妳就直接告訴我，給我一刀痛快嘛。」她懶得浪費腦力猜這種想不透的事。

朱林桂枝瞪了她一眼，指了指桌上的菜餚。

許妍秋狐疑地吃了一口，倏地瞪大眼睛，連忙吐掉，「好鹹！」什麼時候放鹽的，她怎麼沒有印象？

「妳也知道鹹，我以為妳沒味覺了。」有緣的招牌都快被她砸掉了。

「幹麼講那麼難聽。」許妍秋應得好心虛，連忙倒杯水喝。

「我還想說妳的廚藝有進步了，客人竟然全部把菜都吃光。要不是我剛才吃了一口，還不知道妳犯這麼簡單的錯誤。」

許妍秋停止喝水，一臉詫異，「妳什麼時候端去的？」她竟然不知道。

朱林桂枝臉色難看到了極點，「妳剛才到底在做什麼？」她進來又出去，敢情都沒看到！

許妍秋不敢說剛才一直在想事情，只能無奈傻笑。

朱林桂枝越看越生氣，吼道：「妳是存心把我的客人都嚇跑嗎？」現在想想，難怪姚守謙吃了一口後，臉上會有古怪的表情。

「又沒什麼客人。」許妍秋小小聲道。

朱林桂枝耳尖地聽到了，「許妍秋，妳皮在癢了。」

許妍秋馬上露出甜甜的笑容，「我會去跟他道歉的，那個客人看起來還不錯，應該不會生氣的。」

朱林桂枝無奈搖頭，轉頭就走。

許妍秋見狀，連忙問：「阿姨，妳要去哪裡？」

「買雞，燉湯。」沒好氣回答。

「幹麼買雞？」許妍秋不解。冰箱裡面還有其他食材。

「道歉。」說完，轉身走人。

不敢應話，許妍秋只能摸摸鼻子。

她目光望向桌子上的菜餚，覺得奇怪，不好吃，姚守謙幹麼把菜全都吃光？

不過，他真的很奇怪，之前的飯菜都沒吃完，為什麼今天要把它全吃光，難道他喜歡重口味的食物？

不過，想想好像又不是，之前阿姨也有做重口味的菜餚，也沒見他吃光。他這個人還真是難以捉摸。

許妍秋端著雞湯來到 703 房，抬手敲了兩下門。

原本阿姨是要親自來賠罪的，是她跟阿姨爭取了很久才能來的。

門一打開，姚守謙見是許妍秋，又見她手上端的雞湯，覺得奇怪。

許妍秋揚起微笑，「對不起。」她真心誠意地道歉。

姚守謙沒說話，看著她，不懂她在道哪門子的歉。

她的笑容浮上一抹尷尬，「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放那麼多鹽巴，真的沒有要整你的意思。」

姚守謙恍然大悟，原來是這件事。

她將雞湯往他面前送，「這是賠罪的，你放心，是我阿姨煮的，我阿姨燉的雞湯可是一絕。」

姚守謙拿起她手上的雞湯，轉身進入房間。

許妍秋遲疑了一下，跟著走進去。

姚守謙將雞湯放在桌子上後，轉身面對她，「麻煩請妳跟老闆娘說，我沒有吃宵夜的習慣，以後不需要這麼麻煩。」

她點頭，「好。」

他見她還不走，又道：「我知道妳沒有要整我的意思。」

許妍秋瞪大眼睛，「你知道？你為什麼知道？」他是神嗎？

「因為妳不是陷害人的料。」這麼天真單純，沒被算計就不錯了，只要一算計，保準會被看破手腳。

許妍秋皺了皺鼻，她該高興嗎？為什麼有一種被看不起的感覺？

「我看起來很笨嗎？」雖然不是拿獎學金的，但好歹也是中上程度。

「只是單純而已。」很容易相信人，很容易對人付出真心，完全不怕受傷。他不懂，她為什麼可以活得這麼簡單，讓他羨慕不已。

「笨的另外一個解釋也可以叫做單純。」只是比較好聽，本質還是一樣的。

「如果妳要這麼想，我也無話可說。」他沒必要浪費時間，解釋這種字面上的意思。

許妍秋瞧了某人面無表情的俊容一會兒，問出心中的疑惑，「你不生氣了？」他看起來沒有生氣，可誰知道是不是氣在心裡。

「嗯。」本來就沒有生氣，不知道她哪隻眼睛看到他在生氣。

「可是感覺起來，你還在生氣。」她提出疑問，他一點笑容也沒有。

「沒有。」他否認。

許妍秋一臉質疑，「是嗎？」

姚守謙不理會她的打量。

她想了一下，突然道：「如果你沒有生氣，陪我聊天。」

姚守謙揚起眉，下了評論，「這是處罰吧。」

許妍秋立即伸手指著他，「你看你看，還說沒有生氣，明明就有。」一副被她抓到的表情。

姚守謙突然有一種有理說不清的感覺。

見他一臉無奈，她不理會，問道：「那麼鹹，你幹麼吃光？」別跟她說是不想浪費食物。

「剛好肚子餓了。」淡淡回答。

許妍秋不相信，有緣旅館又不是位在荒僻之處，不想吃，騎腳踏車不用二十分鐘就可以找到便利商店，幹麼委屈自己？

「是嗎？」語氣充滿懷疑。

「不然妳認為是什麼？」他將問題拋給她。

許妍秋想了想，作出結論，「怕我被罵？」這個理由連她都覺得很厚臉皮，可是又想不出其他的。

姚守謙看著她，「妳的臉皮還真厚，一點也不會覺得不好意思。」話雖如此，她猜對了，可這種話不可能在她面前說，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他看得出來這個女孩子對他除了好奇，還有好感。他是來度假放鬆心情的，不想有什麼豔遇。

「很難猜嘛。」她說的是實話。

姚守謙不置一詞。

許妍秋見他又不說話了，突然問：「你為什麼會來這裡，還住在這裡這麼久？算了，反正你也不會回答，我純粹好玩問問看。我就很可憐了，一畢業就被家裡的人逼著去相親，所以只好躲到這裡來。」

相親？這麼沒定性就結婚，可憐的將會是她的老公。

像是想到什麼，她問：「你是做什麼的？」看不出他有什麼特別的喜好。

姚守謙遲疑了一會才開口，「做我不愛做的工作。」他真的很想離開姚家，自己到外面闖闖，偏偏母親不肯放手，堅持要在姚家爭一席之地。坦白說，爭那麼久了還是得不到想要的，就應該認賠放棄。

「你是被逼著做不喜歡的工作？」應該是的，瞧他一說到工作，眉頭就皺了起來。

「生存跟喜歡是兩回事。」他只能被迫選擇前者。

「你的工作讓你很不快樂。」她語氣肯定。

「對。」如果可以，他真的很想永遠的離開姚家。

「為什麼不換工作？」不喜歡換掉就好了，何必執著。

為什麼？瞧她說得好輕易。工作可以選，父母卻無從選擇。

雖然他不說話，她還是可以感受到他的無奈，「薪水是不是很高，所以捨不得換掉？」話問出口後，她覺得自己問了一個笨問題，他看起來不像很缺錢的樣子。

姚守謙苦笑，若單單以金錢來論，這份薪水跟花的時間來換算，根本就不值得。

許妍秋把他的沉默當做是默認了，「薪水再多，人不開心也是沒有用的。」

「我想換工作，可是現實不允許。」話出口後，他嚇了一跳，自己怎麼會跟她說出心裡話。

「你該不會是在家裡工作吧？」所以才會這麼的無奈。

姚守謙訝異她敏捷的心思，看來她也沒有很笨。

許妍秋見他訝異的表情，心中已經明白，「我猜對了？」

在她熱情關懷的注視下，他點了點頭。

「如果是家裡的工作，的確是麻煩了一點，不過只要有心，一定可以離開的。」他看起來那麼聰明，一定可以想到辦法，不像她，除了閃躲還是閃躲。

姚守謙揚起一抹苦笑，如果事情有那麼好解決就好了，光是母親那關就過不去。

許妍秋看著他，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想要拉著他的臉頰，要他笑開心一點的衝動，想歸想，她可不敢這麼做。「只要你覺得可以解決就一定可以解決，人要有信念。」

姚守謙不自覺地揚起笑容。如果他可以像她這麼單純，不知道該有多好。

許妍秋愣愣地看著他，脫口而出道：「你笑起來好好看。」

姚守謙微愕地看著她一臉驚嘆的小臉。

「再笑一下，真的很好看。」她合掌要求。

姚守謙懶得理會她，拿起湯匙喝雞湯。

許妍秋瞧他不用她，嚷嚷道：「幹麼那麼小氣，賞個笑容嘛。」

姚守謙瞥了她一臉哀求的表情，不知道為什麼有股想笑的衝動，可他故意板著臉繼續喝雞湯，完全不理會她的哇哇叫。

## 第 2 章

如同往常，姚守謙固定在下午三點出現在種植花草的庭園看書，直到太陽下山才進房間，只是這樣的生活，自從許妍秋來了以後便有所改變。

如果他沒有記錯，好像是第一次主動跟她說話開始，她就會不時出現在他的身邊。

一開始是澆水，後來是整理花草。

他原本也沒有多注意，直到有一回聽到朱林桂枝在罵她，說庭院裡的花草越來越矮，葉子也越來越少，不准她再過去修剪，他才發現果真如朱林桂枝所言，原本生機盎然的庭院突然變得空蕩蕩的。

而許妍秋的回答也堪稱一絕，說那叫藝術，說朱林桂枝不懂得她藝術的美感，想當然耳，又挨了一頓的罵。

他想，他也不懂得她的審美觀，只覺得原本盎然的花草變得很迷你。

之後，他就注意到她不時的出現，雖然不會過來吵他，但是她的目光頻頻往他這邊望，時間一久，讓他不禁懷疑她口中的藝術跟澆水一樣，別有目的。

在旁修剪花草的許妍秋目光三不五時地瞥向正盯著遠方看的男人，他沉靜的樣子充滿了賞心悅目的美，讓人無法移開視線。

怪了，他在看什麼？

越好奇，就越想跟他說話，最後她下定決心鼓起勇氣舉步來到他面前，見他似乎沒有發現她，便以輕快的語氣打招呼，「嗨。」

姚守謙沒有任何反應，他早就發現她看他很久了，也知道她終有一天會自動靠過來，她不是一個有耐心的人。

見他不回答，氣氛有些尷尬，她厚著臉皮道：「今天不看書？」講了一個連自己都覺得是廢話的開場白。

姚守謙淡淡地回應，「嗯。」

許妍秋不得不說，帥哥就算發呆畫面還是養眼，只是她有更想做的事。

許妍秋笑嘻嘻地邀道：「我們去騎腳踏車好不好？」

「不好。」他一口回絕，沒料到她會主動邀約。

早料到他會拒絕，許妍秋沒有感到失望，臉上的笑容更甜了，「為什麼？」

姚守謙轉頭望著那張笑臉，突然有一種長期生活在黑暗之中，乍見光亮的感覺，心頭莫名一盪漾，淡淡地道：「沒興趣。」轉回去繼續盯著那些很迷你的花草。

許妍秋收起笑臉，直勾勾地盯著他看。

好半天沒聽到聲音，他再次轉頭，對上一雙研究專注的大眼，令他頗不自在。不自覺地握起拳頭，這個女孩子竟然可以影響到他！

許妍秋不死心，繼續道：「今天天氣很好，很適合出去走走，藍天白雲綠地，多麼美好的風景，走啦，我們去騎腳踏車運動一下。」

姚守謙心知她向來沒有達成目的絕不罷休，光看她和老闆娘的互動就知道。

「我喜歡安靜。」他只想將煩躁、不甘的仇恨心情沉澱下來。

「騎腳踏車也可以很安靜。」她又不會一直跟他說話。

「妳會安靜嗎？」他直接問。

「會。」快速回答。

姚守謙不相信她的話，「我不相信妳的保證。」

「我真的會很安靜的。」她只差沒有舉手發誓。

她敢說，他還不敢聽，他就曾經親眼看過，為了同樣一件事情，她可以跟老闆娘一再保證，然後又一再犯錯。雖然不是什麼大事，但這種耍賴的態度最不可取。

「真的會安靜？」他語氣裡充滿疑問。

許妍秋聽出他的懷疑，有些傷心，她就這麼不值得被信任嗎？

「真的。」只要他相信她一次，就知道她不會說謊的。

姚守謙本想回說不相信，但看到她可憐兮兮的表情，心竟然莫名地軟了，拒絕的話怎麼也說不出口，也發現為什麼老闆娘總拿她沒轍。

明明就該拒絕，不該有任何遲疑，可她的表情莫名讓人家覺得拒絕她就像是犯了什麼錯。

他暗暗地吸了一口氣，壓下任何不該有的憐惜情緒，給了回答，「不想。」拿起一直被他擋在椅子上的書，打開來看，他敢說如果他再繼續看著她的臉，真的會答應她的邀請。

明明她就不是楚楚可憐的料，能引發旁人的憐惜，可她無辜的表情就是有本事讓人引發愧疚之心。

許妍秋不在乎他的拒絕，乾脆直接坐到他身邊盯著他看。

姚守謙繼續看書，假裝不知道她在他身邊，然而不知道是她太厲害了，還是他的自制力退步了，總之他先有了動作。

他闔上書，轉頭看她，嚴肅地道：「妳不覺得妳現在這樣子很沒有禮貌嗎？」

許妍秋一臉無辜，「誰要你長得這麼帥，我的眼睛就會不由自主的看著你。」

姚守謙無奈地暗嘆口氣，只能說敗給她了，「妳講這話都不會不好意思嗎？」他懷疑她到底知不知道矜持兩個字怎麼寫。

「我講的是實話，做人要誠實。」她理所當然地反駁。

姚守謙只能舉雙手投降，她除了臉皮厚以外，根本就不知道拒絕是何物。

許妍秋見他不說話，一臉無奈的樣子，心頭竊喜，至少他對她的邀請有一點點反應，不全然是無動於衷，看來只要加把勁就可以說服他。

她露出一個大大的笑容，「你一天到晚待在房裡，不會覺得悶嗎？」

「不會。」當初之所以會選擇有緣旅館就是看中它不會舉辦活動，來這兒完全是休息。雖然其他家飯店所辦的活動他可以拒絕參加，但就是懶得浪費唇舌。

「可是我覺得會。」她覺得不出門都待在房間裡，會發霉的。

「這不關你的事。」她真的很雞婆，只要他有付錢、不帶給旅館麻煩，她管他要怎麼做。

許妍秋連忙搖頭，嚴肅道：「你錯了，這跟我們有緣旅館有很大的關係。」

姚守謙好奇地挑了下眉，想聽聽她的說法，「是嗎？」

她重重地點頭，「所謂的度假就是要讓心情愉快，客人開心，那麼下一次他就會選擇有緣旅館。如果你的心情沒有變好，那是不是代表以後不會再回來了？」

姚守謙聽著她似是而非的歪理，覺得好笑，「我不想玩樂，只想安靜，都沒有聲音也可以。」

他的話解答她一直以來的疑問，只是有時候一個人靜靜並不能夠完全將心胸打開，他給她的感覺是他將自己困在一個框框裡面，並沒有釋放心中的鬱悶，就好像是表面的傷口好了，其實底下還在化膿。

「你說的很有道理，不過……」頓了一下，狐疑地瞄了瞄他一會兒，「你一直拒絕，該不會是不會騎吧？」她使出激將法。

姚守謙瞇起眼，明知道這是激將法，心裡竟然有一些在意。

許妍秋不理會他不滿的瞪視，露出大大的笑容，「不會沒關係，我可以教你，很簡單的。」

姚守謙打量她笑得很甜的嬌容，若由她來教的話，那他的技術恐怕會很不好。不過見她這麼有誠意的分上，就如她一次意。

「走吧。」出去外面走走也好，來這裡也有一段時間了，他很少出去走走，就算出去也走不遠，上次才走沒多遠就碰見她。

「你願意？！」許妍秋不敢相信地瞪大眼睛，還以為要再多費唇舌才能說服他。

「那算了。」他作勢要繼續看書。

許妍秋跳起來，連忙拉住他，「走啦，不要再看了。」

姚守謙不由得勾起嘴角，她真的很好騙。

許妍秋本來要教姚守謙騎腳踏車，卻發現他的技術不知道比她好上幾倍。

他越騎越快讓她在後面猛追，直到再也追不上了，她大喊，「休息一下好不好？」

姚守謙停了下來，許妍秋停好腳踏車後，快步走到他身邊，訝異道：「沒想到你的技術不錯。」

姚守謙沒說話，面對山谷。

許妍秋看著他，眼珠子一轉，舉起手，做喇叭狀，對著山谷大喊大叫起來。

沒料到她突然有這種舉止，他嚇了一跳。

她喊完後，別過臉看著他，「你怎麼不叫？」

「很無聊。」簡直可以說是愚蠢。

「怎麼會？你不覺得回音聽起來很好聽？」她倒是很喜歡這種感覺。  
「應該是可怕。」這麼多道聲音回到耳中，只覺得很吵。  
「快點啦。」她催促，「還是你的肺活量不足？一定是，不然怎麼要我三催四請的？  
你這樣不行，體力太差了。」

姚守謙見她搖頭晃腦，煞有其事的樣子，無奈搖頭。  
許妍秋見他不行動，故意道：「看來我每天都要叫你出來騎腳踏車，增加肺活量，  
你就是運動太少。」

想像她每天纏著他的畫面，姚守謙有些頭疼，基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順從她的  
意思，大喊一聲。

許妍秋不滿意，「太小聲了，要使勁力氣的叫出來，快點。」見他沒反應，推了推  
他的肩膀。

她突如其來的動作令他錯愕，沒有人敢對他這樣子動手動腳，不過倒也符合她的風  
格。

他勉為其難再次大叫一聲。

她滿意地點點頭，「比剛剛還好，再來。」

「還來！」給她一次面子就拿喬了！

「你只是比剛剛好一點而已，快喊啊。」她再次催促。

姚守謙瞧了她一眼，再次喊了數聲，反覆數次，直到她滿意。

許妍秋滿意微笑，「心情有沒有舒服一點？」

姚守謙愣了一下，突然明白她的用意，心頭一動，「為什麼？」他的心情好壞與她  
無關，她為什麼這麼在意？

「因為你看起來很不快樂，我希望你快樂一點。」這麼帥的臉蛋上沒有任何笑容，  
真的太可惜了。

她希望他快樂？從來沒有人這樣對待他，姚家的人對他除了要求還是要求。

「我已經付了一年的錢，就算住不滿一年也不會討回來的。」當初就簽好的合約，  
不會看女流之輩好欺負就毀約，況且他本就沒打算在這裡住滿一年。

「我知道。」這個阿姨有告訴她，所以要她別去吵人家。

「所以妳不用費心留我這個客人。」她根本不用花心思在他的身上。

許妍秋一臉苦惱，「我的態度有那麼不明顯，你看不出來我對你有意思？」

姚守謙差點被自己的口水嗆到，他剛才被示愛了嗎？

「妳、妳膽子還真大。」他頭一回結巴。

「想要幸福，膽量當然要大一點。」膽小只會讓幸福不見。

姚守謙不知道該驚訝還是羨慕，幸福這種東西，他想都不敢想。

許妍秋見他不說話，知道他被她剛才的言論嚇傻了。

她彎起一抹微笑，半真半假道：「我的演技不錯吧？可不可以去當演員？」

其實嚴格說起來，她對他一見鍾情，之後因為好奇才會想要認識他，可是又不敢太  
過主動，怕會嚇著他。再說她是女孩子，就算再怎麼主動也該保留一點點矜持。

姚守謙愣了一愣，她剛才真的是在演戲嗎？如果是的話，只能說她的演技真的不錯，他險些被她騙了。

「一個女孩子家不要隨便對陌生男子示愛，要是當真了，妳連怎麼死的都不知道。」要是遇到壞心眼的男孩子，看她怎麼辦。

許妍秋不苟同地搖了搖頭，「你不是陌生男子，我知道你的名字，再說我要演戲也會看人，我沒那麼笨好不好。」

姚守謙笑了笑，她看起來就是很好拐。

許妍秋對他不屑的笑容很有意見，「你不相信？」

他毫不客氣地道：「有些人天生就是適合被保護，如同妳。」

許妍秋雙手抱住頭，叫道：「天哪！你講話跟我哥哥好像，我還不想嫁人。」

姚守謙忍不住微笑，「妳的家人很有遠見。」

她猛搖頭，「不聽不聽，我不要嫁人。」

姚守謙看她抗拒的樣子，嘴角的笑痕更深，原來逼婚是她的死穴，那以後他就知道要怎麼對付她了。

「相親是不錯的選擇。」像她這麼可愛，應該很容易嫁掉。

許妍秋眼睛瞪得更大了，「叫你不要說你還說！」

看她氣呼呼的樣子，他忍不住想逗她，「我不想聽妳說話，妳不也是繼續說。」

許妍秋沒有生氣或是尷尬，反而好奇地問：「我聲音有這麼難聽嗎？應該不至於到噪音的地步吧。」

姚守謙有些無奈，她還是不懂他的意思，「妳聽話都不聽重點嗎？」

「聲音好不好聽很重要，長得普通，連聲音都難聽，那就一點吸引力也沒有了，很慘的。」

瞧她瞪大眼睛，鼓起雙頰，模樣滑稽，姚守謙忍不住揚起笑意。

許妍秋見他嘴角微微揚起，更加賣力裝可憐，「你還沒回答我，是不是真的很難聽？」

瞧她一副快哭的樣子，姚守謙於心不忍，「沒有。」

「真的？」她語氣質疑。

「真的。」他語氣肯定。

許妍秋不相信，「那你拿出你的誠意。」

姚守謙覺得可笑，「為什麼？」

「所以真的很難聽。」執著在這一點。

姚守謙覺得敗給她了，「妳希望我怎麼做？」

她偏了偏頭，「向山谷大喊『許妍秋，妳的聲音很好聽』。」

「妳要我做這種蠢事？！」會不會太為難人。

「怎麼會，快呀，喊大聲一點，不然要重來一次。」她一臉興致勃勃。

姚守謙無奈地大喊，幸好這邊沒有熟人，不然他的臉皮要往哪裡放？

許妍秋聽到山谷傳來的回聲，臉上的笑意更甜了，更加肯定他只是一個外冷內熱的人。

姚守謙扭過頭，恰好對上她燦爛的笑顏，心情竟然莫名開心了起來，突然間有一股偶爾這樣子出來跟她走走也不錯的想法。

有一必有二，有二必有三。

姚守謙一點也不意外，被許妍秋拉出去一次後，接下來她會天天用不同的理由拉他出去騎腳踏車。

明明可以拒絕的，但是她那一句希望他快樂的話，一直在他腦海裡盤旋不去。

單純的心思、單純的願望，叫他如何拒絕？老實說，他喜歡她這種不帶任何利益的關懷，就只是單純的關心。

他瞄了一下腕錶，她今天遲了十五分鐘還沒有出現，發生什麼事了嗎？

腦海一閃過這個念頭，突然覺得不對勁，他竟然會注意到她出現的時間，習慣果然是可怕的。

正想著，咚咚咚的聲音由遠而近傳來，他不用抬頭也知道是她來了。她就像是一隻不得閒的小麻雀，愛說話又愛跑，像是有用不完的精力。

許妍秋跑到他面前，笑嘻嘻地道：「不好意思，我來晚了。」

姚守謙抬頭看了笑意盈盈的她一眼，然後低頭繼續看書。

「你不奇怪我今天為什麼會遲到嗎？」好歹他們也一同騎腳踏車半個月了，就算原本不熟，現在也混熟了。

「耳根子難得可以清靜，幹麼好奇？」他言不由衷地道。

她嘟了嘟嘴，「真無情。」

姚守謙不用看也可以勾勒出她嘟著嘴的表情，她就像是個小孩子，脾氣來得快，去得也快。

許妍秋早已經習慣他這種就算天塌下來也不關他事的態度，「不要看了，再看就來不及了。」

他闔上書，抬起頭，「今天又要去哪裡了？」一天到晚往外跑，她都不嫌累嗎？有時候他真的很好奇，她用不完的精力是從何而來？

「我們今天不是要出去玩，是要去幫忙的。」她揚起一抹賊兮兮的笑容。

姚守謙瞇了瞇眼，「幫忙？」她的表情不太對勁。

「對。」她抓住他的手，「走啦，別拖拖拉拉的，又不是娘兒們。」

姚守謙正想叫她走慢一點免得跌倒，誰知道話未出，她已經因為走得太快，腳下一拐差點跌倒，他連忙伸手抱住她。

本以為會跌個淒慘的許妍秋，沒料到他會抱住她，嚇了一跳。等冷靜下來才發現，他的懷抱好溫暖，他身上傳來的味道好好聞。

姚守謙瞧她呆呆的表情，以為她嚇到了，「沒事吧？」

她搖頭，笑得很開心。

「妳真的沒事？」她的笑容很奇怪。

「沒事。」就算有事，也因為他的英雄救美，全沒事了。

「妳笑得很開心。」他直接提出疑問。

「那是因為我沒有想到這種偶像劇劇情會發生在我身上，好浪漫。」她雙手捧住臉頰，笑瞇了眼。

姚守謙有種哭笑不得的感覺。

「你的懷抱很溫暖，我剛才的心跳加速了。」通常下一個動作就是親吻了，可惜他們還沒有到達那種地步。

她說得很坦蕩，姚守謙的臉卻紅了，暗暗吞了口口水，轉移話題，「妳剛才不是說要幫忙？」

「對對對，瞧我這個記性，我差點忘了。」她抬手敲了敲自己的腦袋。

對於她的迷糊，姚守謙有種無語問蒼天的感覺。

許妍秋拉著他往外跑，當他們來到目的地時，姚守謙傻眼了，看著一排排等著量血壓的人。

「這是什麼？」她拉他過來這裡做什麼？

「做義工。」她的語氣理所當然。

「妳要我做義工？」語氣不敢置信，他從來沒做過這種事情。

她點頭，「休息歸休息，還是要接觸人群。」

他不贊同，「我不想。」

料到他會這麼說，她早就想好說服他的話，「你再繼續待在裡面，會有憂鬱症的。」

「小姐，我是來休息的。」他是來讓自己放鬆，不是讓自己更緊繃。

「偶爾也該體驗一下不一樣的生活。」不理會他不以為然的表情，繼續道：「你一定沒有做過這種事吧？人生就是要多一些體驗。」

姚守謙有種想翻白眼的衝動，「沒想到妳還會說出這麼有道理的話。」

「不要把我當成小孩子。」見他還站著，她推了推他肩膀，「別杵著不動，快幫忙。」

姚守謙本想不理她，轉身就走，但是看到她興致勃勃的樣子，腳步竟然跨不出去。

許妍秋見他還是一動也不動，轉頭喊道：「快點。」

見她忙得很開心，姚守謙遲疑了一下，心想，既然來了，那就只能幫忙了。

他無奈地走到她身旁，聽著她的指揮做事。

忙了一整個下午，吃了一頓免費的午餐，手裡拿著主辦單位給的飲料，姚守謙雖然一開始很無奈，有種當苦力的感覺，不過後來倒覺得偶爾出來活動一下，還能幫助人也不錯。

許妍秋拆開一包餅乾，笑嘻嘻地問：「要吃嗎？」

「妳沒有吃飽？」他剛才就坐在她身邊，她吃了多少東西他看得一清二楚，沒想到她的食量這麼大。

許妍秋空出一手摸了摸肚皮，「做了太多事，消耗太多熱量，所以又餓了。」

「妳以後一定要挑個有錢的老公，免得養不起妳。」他忍不住調侃。

「不過就吃個餅乾而已，哪裡會養不起我。還有，其實我已經慢慢在看工作了。」她沒打算在家當伸手牌，只是需要點時間來思考未來的路。

姚守謙有些錯愕，如果她去工作，就不會再繼續待在這裡了。

應該高興的，少了一隻麻雀在旁邊嘰嘰喳喳，他又可以恢復之前寧靜的生活，可不知道為什麼，他的心莫名沉重起來，竟然還有一絲絲的不捨。

其實大多數時候都是她在講話，他偶爾才會搭理她幾句，可僅只是如此，只要一想到她不在了，他的心就好像被挖空了般。

「履歷表寄出去了嗎？」話問出口以後，他有些驚訝，這是她的私事，他不該過問的。

「還沒有。」吃了一口餅乾，像是想到什麼，她笑問：「是不是開始覺得沒有我的日子會很無聊？」

姚守謙賞給她一記白眼，「妳非得往自己的臉上貼金嗎？」

許妍秋撇了撇嘴，「無情的傢伙，枉費我對你那麼好。」

姚守謙嗤之以鼻，「是啊，對我很好，好到叫我當苦力。」他故意這麼說。

許妍秋不認同他的話，「我也有拿東西。」

「都挑輕的拿。」他無意跟她計較這種小事，況且男人拿重物是正常的，只是忍不住想跟她抬槓。

「你是男人，計較這麼多會不會太小氣了點？」若不是親耳聽到，真不敢相信他會這麼計較。

「男女平等，同工同酬。」淡淡地反駁回去。

「男女本身就不平等，不同工也不同酬。」不理會他的白眼，她再次吃了一口餅乾後，拿起一塊遞到他唇邊，「挺好吃的，吃吃看。」

姚守謙覺得她這樣的舉動有些不適宜，可是看她只是單純想分享食物而已，反倒是自己，想到不該想的事.....

暗暗吸了一口氣，他大方吃下她遞來的餅乾。

「好吃嗎？」她一臉好奇。

「很特別。」值得她大驚小怪嗎？

「好吃就大方的說出來，你這樣子很彆扭。」他比女孩子還不大方。

「就只是尋常的餅乾而已。」哪像她，好像一副沒吃過的樣子。

「這不同的，這是別人的心意，所以我要用感恩的心來吃它。」餅乾隨時買得到，心意可不行。

姚守謙覺得她真好收買，不過，或許就是因為她這麼單純，生活才會這麼快樂。

慾望越大，只會越不快樂。

許妍秋再餵他吃一塊餅乾，「好玩吧。」

「一點也不好玩。」倒是她樂在其中，她似乎可以很快的跟陌生人打成一片，不管男女老少。

「好玩就說好玩，幹麼一副酷樣。」坦白說，她真的很意外，他對待老人很有耐心，不會板著臉或者轉身就走。

姚守謙看著她閃閃發亮的眼眸，猜測出她在想什麼，不客氣地道：「妳別以為我不知道妳在打什麼主意，就這麼一次而已。」

許妍秋一點也不覺得有被看透的尷尬，大方地道：「被你發現了。」

她的心事都寫在臉上，不用費心猜測，「笑容收一點。」她絕對不能做壞事，不然很快就會被發現，連演戲都不會。

許妍秋閉起嘴巴，嘴角還是止不住地往上揚。

姚守謙瞧她眼珠子轉呀轉的，一副得意的樣子，無奈搖頭，「許妍秋—」忍不住拉長音。

許妍秋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拜託，你不要學我阿姨好不好？很可怕的。」

瞧她打冷顫的樣子，他忍住笑意，故作嚴肅地道：「看妳的表現。」

許妍秋皺了皺眉頭，「這句話好熟悉，阿姨好像有講過。」

瞧她苦惱的樣子，他反而想笑，「可見得妳的表現有多麼不好。」

她連忙反駁，「哪有，我很乖的。」

姚守謙不理會她，繼續往前走。

許妍秋快步跟上，拿了一塊餅乾繼續餵他，渾然不覺她此刻的動作有多麼的親密。

我吃一口，餵你一塊的，很快地許妍秋手上的餅乾全部都吃完了。

「沒了。」她笑嘻嘻地道。

姚守謙看著空袋子，有些訝異，一邊走路一邊吃東西，這是他以前從未想過的事情，然而他竟然在不知不覺中做了。

該說這個女孩的魅力驚人，還是他變了？

望著她滿足的笑容，胸口湧起不解、好奇跟羨慕，就只是一包零食而已，她竟然可以如此的開心，她的願望怎麼這麼小？

「妳的食量還真大。」他忍不住調侃。

「你很賤，明明也有吃，全都推給我會不會太過分了點。」她反駁回去。

「我只是實話實說。」她可是拆了一包又一包。

許妍秋還想再說什麼，突然覺得有兩道憤怒的目光瞪著她，扭頭望去，只見朱林桂枝正雙手叉腰瞪著他們。

「阿姨，我們回來了。」她笑嘻嘻地湊上去。

「我有眼睛。」話說同時，朱林桂枝瞧了姚守謙一眼。

姚守謙倒是有點錯愕朱林桂枝眼神中的防備與不快，活似他做了什麼天理不容的事。

許妍秋敏銳地感覺到朱林桂枝不高興的情緒，疑惑湧上心頭，「我們是去做義工，不是出去玩的。」

「做義工是好事。」朱林桂枝頓了一頓，「不過妳也太晚回來了。」重點是，跟一個男人出去，這麼晚才回來，孤男寡女的，誰知道半路上會發生什麼事。

「我又不是一個人，有守謙在，不會有事的。」許妍秋笑嘻嘻地道。

「守謙？」朱林桂枝拉長了音。出去一趟後，竟然可以叫名字了？

「我們成為了好朋友，你說對不對？」許妍秋轉頭問姚守謙。

朱林桂枝臉色更難看了。

姚守謙這回明白朱林桂枝在不高興什麼了，只能說許妍秋的神經很大條。

「老闆娘，抱歉，我們應該先打通電話回來的。」他能夠理解朱林桂枝不爽跟擔心的原因，畢竟他是個男人。

朱林桂枝扯了扯嘴角，意有所指地道：「這裡跟都市比起來，算是偏僻的地方，還是要小心安危。」

姚守謙聽出她話中的意思，她口中的安危指的是他，「老闆娘，我明白。」

朱林桂枝點了個頭，算他上道。

許妍秋不明白他們在講什麼，只想到另外一件事，「守謙，我們是朋友了，你不應該叫什麼老闆娘，要叫阿姨。」轉過頭，笑問：「阿姨，妳說是吧。」

朱林桂枝微笑，「如果姚先生不嫌棄的話。」當著外人的面前這麼說，她能說不行嗎？

「守謙，記得以後不要再叫老闆娘了。」許妍秋笑咪咪地交代。

姚守謙沒回答，扯了扯嘴角。

朱林桂枝也懶得計較稱謂的事，緩了緩臉色，「我燉了雞湯，快進來吃吧。」

許妍秋眼睛亮了起來，挽著朱林桂枝的手臂，「阿姨，我就知道妳對我最好了，妳要慰勞我當義工的辛苦，對不對？」

朱林桂枝無奈地看了她一眼。

「有雞湯喝了，守謙，你要多喝一點。」許妍秋轉頭交代。

姚守謙微笑點頭。